

秀色乱侵书

智者说,一个人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最是决定其修为,甚至成败。我想,读书是这些事中最迷离的一件,是苦功夫中的苦功夫,是捷径中的捷径。

于是,选择看哪些书就显得很重要。不过,对于推荐书目、开列书单这样的事,我起初是有所怀疑甚至抗拒的,一己的兴趣与视野是否值得展示?又会不会误导人?至今犹记多年前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既感到震撼又有些疑惑,稍后又慢慢意识到,于此之外尚有许多国家、许多门类的书要读。再后来看到博尔赫斯的“私人藏书”,这恐怕还是他所心仪之作的一部分,已很诱人,看来,说什么书山、学海,不灭的是一个人的书架。更有意味的是身边几个朋友偶尔谈及某部作品,我切实读后,发现同时代人的选择自有同时代人的灵犀。于是,我渐渐或者说突然转变了,近年更是推荐起书来有些理直气壮,细付这可能还和一句话有关,记不真切了,大意是,一个好的书单就是一座完美图书馆,一座随身携带的图书馆。不知我是否真的已足够乐观,但确乎越来越相信,一个有见识、有个性的书单就意味着一种可能,朝向一个个不可能的可能,有益于“知识友谊”,也有益于世间算法。

年初,我第一时间推荐了一本关于中华原典的书,但因为印厂正好处于疫情高风险区,迟迟未能发货,很多评委便无从得知,此书未能进入最终名单。但这无损于此书,而且我越发坚信对殊异之作第一时间的辨认非常重要。

有时,提名一本很具能量的引进版图书或稀有古籍,也可能只得到极少赞成票,在某一瞬间不免会怀疑自己,旋即又觉得参差多样就是美吧。没有谁的判断理所当然得到众人的应用。

有时,纵是一部力作杰作,你不推荐还真可能就没人推荐,不是因为推荐者多么出色,而是大家的视野和兴趣都是受限的。

最近看到有从未谋面的“探照灯”评委提名了《梵佛间——金克木说印度》,并有其他评委附议,感觉有趣。另有朋友发来岳阳一个书屋推荐这本书的截图,就感到金克木先生还很年轻,同时也感到自己作为编者算是做了一点点事。同样是这本书,一位诗人朋友说他推荐了但未能进入某榜单,我谢过好意,认为这也正常,评委的构成以及趣味都会影响最终的名单,所谓算法,就是局部大数据和私人小数据合力的结果。

书单的问题也是常被议论的:书目雷同,佳作遗憾,名气因素,人情因素……但是终究,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一个书单固然有意义,也不过是一时的。一方面书单漫天飞,一方面依旧有很多好书得不到关注。这也很好,表明,书籍永远是无限的,无法拘囿的。从长远计,一些名列诸多榜单和大奖的书又是“速朽”的,残酷是残酷了些,却也更能激励有抱负的创作者。

终究,荐书不过是推动一扇可能之门,要做敬惜字纸,并善用自己有限的信用。购书、读书,也均不过是开端,真正的爱与创造,源自一个人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发现。没有这样的发现,多少书傍身亦枉然。人性的算法与世界的算法同在,是一朵花,也是一柄利剑。

“秀色乱侵书帙晚”,一直觉得苏轼这诗甚好,又似曾相识。无意中发现杜甫写有“色侵书帙晚”。不过,苏轼这个秀字加得好,更好的是在侵字之前加了一个不安而又不俗的修饰语——乱。两个诗人均在描摹有生命力之物,也各开各的生面。可能荐书,或者说读书,乃至一定意义上的著书,均可谓一种“秀色乱侵书”,这么说有些断章取义,但好的句子和好的书一样,任凭种种损益,依然跌宕而蓬勃。



在都市生活中,向便利妥协实在太容易。在有些人看来,低碳生活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可对我来说,只有这样才更能回归生活的本质,从微小处发现和感受美好。这是我近几年慢慢将生活方式变得更低碳后的真实感受。

这一变化要从我的职业经历讲起:初入职场,办公室就在恒隆广场。刚走出校园的我急于通过消费品来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试图通过物质来获得身份认同。在买够 68 个包之后,也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消费主义带给我的快感消失了。

真正改变我的消费认知源于一次逛街。为了应对一个重要场合,我再次在奢侈品店买下一条 5000 多元的裙子。当天,当我逛到巨鹿路一间自行车店,一问,刚买的这条裙子的价格可以买 2 辆自行车。“1 条裙子”等于“2 辆自行车”,这个等式引发了

阿宝是一只狗,一只曾经陪伴在我身边十多年的中华田园犬。

说来也是一种缘分。在部队工作的妻子,有一年到基层连队巡诊,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狗一直跟在她身后,待到要离开连队时,这只小狗竟然跟着跑到车子前。如此有缘,妻子就顺手把它抱到车上带回家里。

以前从未养过猫狗之类的宠物,甚至看到别人遛狗还觉得有几分厌烦,特别是有几次碰上没有拴绳的狗突然蹿到面前,被吓得不轻,心里更是有种厌恶。现在,家里突然有了一只小狗,开始并不懂得怎么喂养,后来请教了养狗圈子的一些人,才知道养宠物也很不容易,什么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有很多讲究。

都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时间长了,倒是我成了它的好朋友,每天当我下班还在楼下,好远的地方,阿宝便会兴奋起来,吵吵着等在门口,我一进门,它就兴冲冲地扑到我腿上,示意我抱它,而且不抱它是不肯罢休的。这种亲热劲,可能是很多养狗人士乐此不疲的一种动力吧。

话说回来,狗也有很讨厌的时候。哈士奇是有名的“拆家王”,主要原因是运动量不足引起的。没有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

去年年末,一家媒体给我做了一个专访。爸爸阅后,向他的小女儿道歉,说让小女儿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挫折是他这个当父亲的失职和失责。

爸爸或许不知道,我从未在心里责怪过爸爸妈妈从小没有给我良好的生活条件,那时候生活清苦是没有办法的事。事实上,我对爸爸是非常感恩的!

我无数次想,如果当年我的爸爸是一个最普通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农家人,也就不可能在全家人经历多年求医几许绝望之时,还能从《安徽日报》中缝里看到那个小广

惯出门在包里放一个环保袋,尽可能自己做饭而不是点外卖,用饭盒和玻璃罐等替代塑料袋和保鲜膜……甚至对家里的垃圾桶都“严防死守”,严格做好垃圾分类,对于可以被再利用的东西也不会轻易丢弃。

从 68 个包到 1 辆自行车

杜怡佳

下那辆改变了我生活方式的自行车。只要不下雨,我每天都骑着它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从那之后,我面对每一次的消费变得更为理性了,不再冲动和毫无目的地购物。改变消费观念后的我,也开始审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能从个体出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我开始尽我所能减少对一次性产品的依赖:我自带杯去“打”咖啡,习

自然只能在家里大显身手。阿宝“拆家”倒不是因为运动量不够,可能是成长过程中需要磨牙的缘故,家里新买的沙发脚,成了它的“磨牙棒”。虽然看到被咬得惨不忍睹的沙发很是心疼,但除了训斥几

天上的阿宝

苏虹

句,再无法与它一般见识。狗对人的依赖有时难以想象。在阿宝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外地玩。临行前,专门为它做了独自在家的准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孰知两天后我们回家打开门,发现它无力地守在门口,过了好一阵才走到水槽前喝了点水,然后开始进食。原来,两天时间里它竟然什么都没吃,甚至滴水未进。

随着阿宝在家里时间长了,我对狗的习惯性有了更多了解,对狗的态度也有了许多改变,不仅不再讨厌,有时出差在外,还会莫名奇妙地想念阿宝。特别是有上次的经历,后来出门我都尽量把它带在身边。有一年春节,从老家返回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阿宝突然狂躁不安,在车上上蹿下跳,不得已,我们只得在临近的休息区下高速。但奇怪的是,它并不愿意下车。过了十几分钟,我们重新把



山路上的背影

纳兰泽芸

爸爸大半辈子两头受累。

工作上,年年带毕业班,年年先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安徽省劳动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不清的人才。家里还有很多农活

等着他,孩子们还小,妈妈一个人干不过来,况且犁田打耙车水挑担这些大农活,对再能干的女人来说也很难,都得爸爸来做。

爸爸任教的乡村中学距离我家要走二十多里崎

岖不平的山路,小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黄昏的时候爸爸从山坳的羊肠小道上冒出身影,往家里赶。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农忙时节,天都黑了,爸爸带着学生的作业匆匆忙忙往家赶,家里还有几亩田没有犁完。那天我的数学考得很差,爸爸很生气。我上学时所有文科都稳拿全校第一,可是几何题把我弄得晕头涨脑,借我一百个脑袋我还是发蒙。

爸爸警告我的那些话,可能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教育”,可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要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确实只有这华山一条路。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女孩而言,如果考不上,就得回村里干农活,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提亲,然后嫁了,然后……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生活在上海,眼前仍然常常浮现寂寥的山路上,爸爸那孤独的背影。

那背影,催我不息,催我奋进。

还有一种鞋,全球只售十双,它由九种动物的皮肤制作而成。除了鸵鸟皮、

鳄鱼皮、蛇皮这些我们常见的之外,还有蜥蜴皮、大象皮、海鲛皮这些骇人听闻的皮质原料。我不知道那十双鞋运来运去的脸会长成什么样子,它应该只有一双眼睛,它的脚下却踩了九双眼睛。

有些动物只能从纪录片里看到,有些动物没机会和它们共同生活,难免会有常识性错误。我写它们不是科普某类知识,那些书可以选读的很多。十年的重复书写、笨拙书写,我所要呼唤的东西,大概都能感觉到。包括我的另一个植物系列写作《草木来信》。

我不太想写蝙蝠,似乎遇见了点特殊的事,于是也把它写了下。写完海豚,这本书就暂时结束了,虽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写的动物朋友,我怕是写不完的。

(本文为《大地公民》自序,标题为编者所拟)

重复书写,笨拙书写

张羊羊

十二年前,当看到《燕子归巢、数张嫩黄的小嘴叽啾着张开时,一送一接的动作里包含着万物最神圣的关键词:“哺育”,这原本是寻常的一幕,在某个年龄段却突然被打动了,我写了这个系列的第一篇《燕子》。

因为篇幅太短,我又写了青蛙、知了、喜鹊,起了个有点诗意的名字,给了《散文》杂志。是的,我一开始想写本《乡野的歌》。

越写越爱它们,慢慢地,许多不在乡野生活或者说平原上生活的眼睛也透出来,注视着,我,那么温情,好像在说,也写写我吧,所以我给《天涯》等写过它们,这个系列的名字改成了《大地公民》。

它们在我们身边飞着,跑着,游着,很快乐的样子,它们觉得我们善意,是朋友,却不想我们给它们中的大多数起了一个总名字:野味。它们许多被我唠叨地写成了不能去吃的主食、美食与零食。

上过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趣味生态小院什么样? 明请看本栏。

责编:郭影



融光·天和 No.2 (布面油画) 金国明

它身上,它竟然不愠不恼,任由小孙女拍打甚至揪耳朵。

前年国庆期间,我到广西东兰旅游。在著名的风景区“红水河第一湾”,红水河流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一个“U”字型的大峡谷。站在玻璃铜鼓观景台上,我惊讶地发现,天空的白云组成的图形,竟然与阿宝极为相像!大自然如此鬼斧神工,着实神奇。然而,令我始料未及

的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它在陪我散步时,被一辆疾驶而过的车撞上……

我曾多次想象,在退休后,每天黄昏,我牵着阿宝慢慢行走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行走在落叶飘零的行道树下,行走在慢慢老去的人生路上。谁曾料到,一次意外,它就那样走了。两年过去了,我眼前经常出现受伤的阿宝吃力地看着我,眼角慢慢流出最后一滴眼泪的情景。

还有一种鞋,全球只售十双,它由九种动物的皮肤制作而成。除了鸵鸟皮、

鳄鱼皮、蛇皮这些我们常见的之外,还有蜥蜴皮、大象皮、海鲛皮这些骇人听闻的皮质原料。我不知道那十双鞋运来运去的脸会长成什么样子,它应该只有一双眼睛,它的脚下却踩了九双眼睛。

有些动物只能从纪录片里看到,有些动物没机会和它们共同生活,难免会有常识性错误。我写它们不是科普某类知识,那些书可以选读的很多。十年的重复书写、笨拙书写,我所要呼唤的东西,大概都能感觉到。包括我的另一个植物系列写作《草木来信》。

我不太想写蝙蝠,似乎遇见了点特殊的事,于是也把它写了下。写完海豚,这本书就暂时结束了,虽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写的动物朋友,我怕是写不完的。

(本文为《大地公民》自序,标题为编者所拟)

重复书写,笨拙书写

张羊羊

十二年前,当看到《燕子归巢、数张嫩黄的小嘴叽啾着张开时,一送一接的动作里包含着万物最神圣的关键词:“哺育”,这原本是寻常的一幕,在某个年龄段却突然被打动了,我写了这个系列的第一篇《燕子》。

因为篇幅太短,我又写了青蛙、知了、喜鹊,起了个有点诗意的名字,给了《散文》杂志。是的,我一开始想写本《乡野的歌》。

越写越爱它们,慢慢地,许多不在乡野生活或者说平原上生活的眼睛也透出来,注视着,我,那么温情,好像在说,也写写我吧,所以我给《天涯》等写过它们,这个系列的名字改成了《大地公民》。

它们在我们身边飞着,跑着,游着,很快乐的样子,它们觉得我们善意,是朋友,却不想我们给它们中的大多数起了一个总名字:野味。它们许多被我唠叨地写成了不能去吃的主食、美食与零食。

上过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趣味生态小院什么样? 明请看本栏。

责编:郭影

果学不好数学,就是对不起爸爸,我就要葬送自己的未来。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努力死磕理科,尤其是代数和几何。我知道自己在代数几何方面没有天赋,但我坚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信我考不好。

不记得经历了多少个通宵的题海战。那年中考,代数几何 150 分的卷,我考了 138 分。

爸爸警告我的那些话,可能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教育”,可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要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确实只有这华山一条路。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女孩而言,如果考不上,就得回村里干农活,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提亲,然后嫁了,然后……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生活在上海,眼前仍然常常浮现寂寥的山路上,爸爸那孤独的背影。

那背影,催我不息,催我奋进。

还有一种鞋,全球只售十双,它由九种动物的皮肤制作而成。除了鸵鸟皮、

鳄鱼皮、蛇皮这些我们常见的之外,还有蜥蜴皮、大象皮、海鲛皮这些骇人听闻的皮质原料。我不知道那十双鞋运来运去的脸会长成什么样子,它应该只有一双眼睛,它的脚下却踩了九双眼睛。

有些动物只能从纪录片里看到,有些动物没机会和它们共同生活,难免会有常识性错误。我写它们不是科普某类知识,那些书可以选读的很多。十年的重复书写、笨拙书写,我所要呼唤的东西,大概都能感觉到。包括我的另一个植物系列写作《草木来信》。

我不太想写蝙蝠,似乎遇见了点特殊的事,于是也把它写了下。写完海豚,这本书就暂时结束了,虽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写的动物朋友,我怕是写不完的。

(本文为《大地公民》自序,标题为编者所拟)

